

## 〈現代禪的戒律觀〉對談與回應

陳美華\*

今天在這邊，我大概是以一個邊緣觀察者和關懷者的角色與立場來做這樣的對話。基本上，對現代禪從成立到現在，多少都有一些接觸，也一直都很關心整個教團的發展。只是自己目前所做的研究，是屬於所謂傳統佛教的面向，所以比較少碰觸與實際地進行對該教團的研究，但是相對的關心還是有的。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大概會就我剛才所說的，站在一個邊緣的觀察者和關懷者的角度和立場，同時對現代禪與金柯的這篇文章提出我個人的看法。我所提出的問題，大多是正在思考中的問題，也都還沒有定論。這或許也可以給所謂的傳統佛教一些思考與探討的空間。因為我覺得這可能已經是所謂傳統佛教或是現代「新興」佛教團體兩者的問題，而不是單方面的問題了。

一開始我想就這篇文章的內容來看現代禪的緣起，基本上可以從下面三個方向來談。第一是從李元松先生個人的宗教觀，第二是從受現代文化的影響，第三則是受印順法師思想影響的這三個面向。也就是說，這三個面向構成金柯這篇文章的主要架構。就李先生的宗教觀的這個面向來說，我今天不在這邊提出我個人的一些看法，或者說我尊重他個人宗教經驗的部份，因此不做什麼回應。可是就受現代思想文化影響和受印順法師思想影響的這兩個面向，我會提出一些問題和個人的一些關懷，以便激發出一些討論和對話的可能。再次強調，這些問題除了針對這篇論文所書寫的主題而提出之外，也希望能夠給現代的傳統佛教界——如果真的要區分所謂的傳統佛教和新興佛教的

---

\*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

話，在此就暫時以這樣的學術名詞來區分——一些思考的向度。

首先從溫金柯這篇論文的第十六頁說起，讀後可以清楚的看到李元松先生非常強調現代禪的現代特色。李先生認為：「世界也隨著交通的發達縮小了，現代禪的平常心就可能是『商業談判』，或是『企業管理』、『生態保護』…等等。」他提出現代禪的成立應該具有現代性，也希望將現代性帶入教材裡面，能夠成就一些現代的修行人。從這個面向來看，我的質疑或是說一些我自己還在思考的問題是，修行的場域需要和我們社會的場域是同還是不同呢？這就應該是「常」還是「不常」的一個狀態？試問為什麼禪七的修行要強調有一個特殊的場域，不同於在社會上面的任何一個場域，也就是說，通常宗教場域和社會場域是隔離的。如果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，我不知道以現代禪的說法，如何去解釋這樣的一個問題？

接下來還要提到的是，在第十七頁裡面作者說到：「何不對『苦』下藥，偶而放下『佛法』。」就這一個說法來說，我也是有一些疑問的。以佛法而言，一定是就世間苦在下藥的，可是為什麼會有所謂的佛法，而不是純粹的就苦論苦？如果我們放在一個最現實的社會環境裡來看的話，我們可以看到像這邊提到的：「我們不談佛法，不談修行，直就今天的一般人來看，我們之所以痛苦、不安，他們之所以徬徨、苦悶，往往只因生活缺乏安定，政治缺乏民主，社會缺乏正義，法律缺乏公平，疾病缺乏醫療…」事實上，如果我們將這些情況放在比較先進的西方國家來看，他們的生活是比較安定的，相對來說，政治也是比較民主，社會也是比較正義的。但是現在西方人所面臨到現代性的問題，或是所產生的一些苦悶、徬徨，恐怕不下於我們這些相對跟他們比較起來沒有那麼進步的社會的人，所以在這點上我也覺得，現代禪既然那麼強調現代性的話，是不是也可能需要對這些說法有更進一步的學理或教理的一些解釋。

再就受印順法師思想影響這個面向來談，印順法師在其《妙雲集》裡的確強調像青年的佛教、知識界的佛教與在家的佛教的重要。不過

在此我想提出來的問題是，印順法師雖然也如本文作者在書寫中所特別強調的，主張在家佛教或主張成立菩薩僧團的重要，但是跟他主張以僧伽為中心，或者是說僧俗平等的原則，是不是一定會相互抵觸和衝突？也就是說，我的問題是在以僧伽為中心和僧俗平等這兩者，不管是從倫理或義理上來看，究竟是不是一定相通或是相違背的呢？還有，印順法師在強調在家佛教的情況之下，他是不是也認為僧伽制度應該要加強？這又牽涉到廣大的佛教大眾，確實是在家居士比出家眾多很多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如果沒有提昇在家居士的品質，確實對佛教的弘揚，恐怕會出現很大的問題。

所以在在家佛教這個脈絡下，我覺得有非常大的學理和其他理論上的探討空間，這也是我最近相當關心的一個問題，尤其是就現代所謂傳統佛教團體面對現代性的問題而言，其實也是在做現代化的工作。很多佛教團體，有所謂的佛化婚禮、佛化喪禮…等。這些儀式的舉行，其實從某一個程度來說，也是一種回應現代人的問題、現代人的需要。在這樣子的一個需求之下，傳統佛教應該怎樣來應對？又究竟有一個怎樣的學理基礎？或者說，是否能夠就已有的經教基礎再做更深度的理論探討、教義的深化和再度的詮釋？我覺得這也是傳統佛教必需要重新去深刻反省的地方，如此才不致於在因應現代性的趨勢與需求之下，讓佛教失之無根、流於淺化和俗化。